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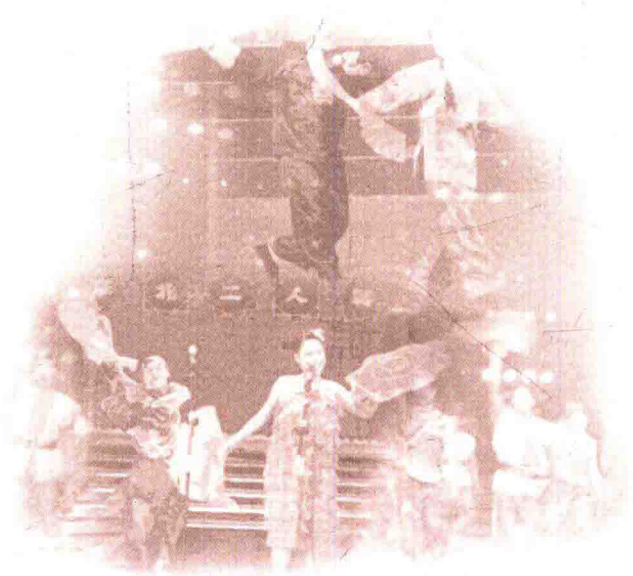


总主编 / 江作苏
执行主编 / 喻发胜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东北喜剧艺术研究

——以赵本山现象为例

◎ 胡璇 /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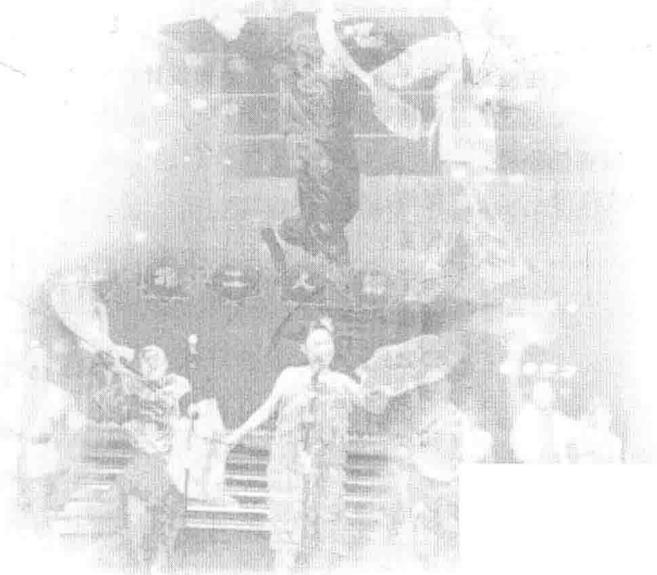
总主编 / 江作苏


执行主编 / 喻发胜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东北喜剧艺术研究

——以赵本山现象为例

◎ 胡璇 /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东北喜剧艺术研究：以赵本山现象为例/胡璇著. —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新闻与传播研究文库）

ISBN 978-7-5622-7907-5

I. ①大… II. ①胡… III. ①喜剧—戏剧艺术—研究—东北地区 IV.
①J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9420 号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东北喜剧艺术研究

——以赵本山现象为例

© 胡 璇 著

责任编辑：卢格蕙 张红梅

责任校对：王 炜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幼教教材研发中心

电话：027-67867317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press.ccnu.edu.cn>

电子邮箱：press@mail.ccnu.edu.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0.25

字数：173 千字

版次：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7.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绪论	1
一、问题缘起与个案选择	1
二、言说语境与问题提出	8
第一章 二人转·春晚小品·影视剧：大众传媒催生的三级跳	12
第一节 起步：从乡村走向都市的二人转	13
一、黑土地与草根情结	13
二、改造的别一番路径	16
三、民间文艺的都市变异	22
第二节 走红：从小剧场走向大舞台的赵氏小品	26
一、登堂入室赵本山	27
二、乡土气和民间风	32
三、以娱乐形式表现中国梦	35
第三节 登峰：从小品大佬到影视剧生产大户	37
一、“刘老根”的攀援之途	37
二、小品和影视剧功能的分化	38
三、汇入主旋律的乡村叙事	40
本章小结	44

第二章 民间艺术·俗众想象·国家意识：主导意识形态指导下的	
三位一体	47
第一节 民间艺术的文化亲和力	48
一、生活化的节庆表演	50
二、草根化的人生体验	51
三、粗鄙化的语言特质	54
第二节 俗众想象的文化多棱镜	60
一、俗众：看与被看的镜像想象	61
二、狂欢：俗众的乌托邦想象	64
三、凌弱：俗众的自我满足想象	67
四、忽悠：俗众的生存图景想象	70
第三节 国家意识的合法代言人	73
一、诙谐表述中的盛世图景	73
二、戏谑表演中的平民之声	76
三、幽默话语中的批判精神	78
本章小结	81
第三章 官方·精英·大众：商业化平台上的三权合谋	83
第一节 春晚舞台与影视天地	83
一、农民想象与认同实践	84
二、笑的化解与遮蔽功能	85
三、收视与广告	88
第二节 名人热捧和专家附议	90
一、辩“大艺术家”论	91
二、析“文化革命”论	94
三、驳“生活还原”论	97
第三节 大众趣味和娱乐消费	99
一、“大众”还是那个大众吗	100
二、娱乐还是“愚乐”	104

三、日常生活如何审美化·····	107
本章小结·····	110
第四章 喜剧·神话·霸权：娱乐至死时代的三重变奏·····	112
第一节 为笑而笑的喜剧性元素大本营·····	113
一、“本山式”喜剧元素·····	114
二、为笑所累的无奈和尴尬·····	118
三、喜剧精神的缺失与期待·····	120
第二节 刘老根的神话：仿佛生产链和快乐梦工场·····	123
一、田园牧歌的生态景观·····	124
二、快活屯子的仿佛生产·····	127
三、快乐神话的建构与隐忧·····	131
第三节 本山传媒：文化资本扩张和娱乐霸权形成·····	133
一、文化品牌与商业价值·····	134
二、本山传媒产业的扩张·····	136
三、娱乐王国与力量划分·····	138
本章小结·····	140
结语：中国娱乐文化的一面镜子·····	143
主要参考书目·····	147
后记·····	156

绪 论

一、问题缘起与个案选择

喜剧是人类自然本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抗形式。中国喜剧艺术不断变化发展，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喜剧更是以迥异的表演形式和不同的喜剧性意味为特征，贯穿了中国近三十年的转型与发展。尤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经历了改革和转型之后，一系列的“颠覆”“重组”“创新”使得中国喜剧在喜剧性上呈现出新的特征，即以大笑、杂语、身体、粗俗等模式为主导的“中国式狂欢”。在中国当下大众文化的语境和框架中，“喜剧”似乎不再局限于戏剧艺术的范畴，而成为文化领域中大众的精神寓言。

喜剧具有笑的功能，同时也表征着社会诸多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框架中的喜剧也由单一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并以共时性的方式容纳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状况，社会与文化的错位在喜剧中得以体现，颇具喜剧性。而东北喜剧是这种错位的喜剧性中最具代表性的样本。

当代社会中，将“东北”这样一个边缘地域和“喜剧”这样一个主流艺术连缀起来的是被深刻重构的东北形象和文化意义，而这种当代性的文化重构又是以持续的时空的历史书写和地缘的政治符号为基础。东北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却常被书写为现代化语境中的“滞后带”，是一块有待现代化开垦的“黑土地”。而东北的“黑土地”叙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至今，文化产业成为东北振兴工业的一种转喻符号，东北的工业意象也被置换为以二人转、小品和影视剧为载体的黑土地喜剧艺术。

东北喜剧在褒赞与批评、期待与质疑中成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现象级的存在，很少有哪一种地域形象能像东北形象那样持续地影响着中国的大众

娱乐文化，也没有哪个地域的人像东北人那样被高频率地定型化为“滞后的他者”。东北喜剧不仅聚集了赵本山及赵家班弟子、宋丹丹、潘长江、黄宏、巩汉林、高秀敏、范伟、沈腾等人表演的极具文化符号意义的东北小品，还衍生了“爆笑二人转”、影视剧、娱乐综艺节目、诙谐的音乐作品等独特的文化景观。无论是艺术形式、语言特色、结构内容、表演群体、创作群体还是东北地域特色所赋予的独特魅力，东北喜剧现象在中国的文化格局中是典型的、独到的，也是具有象征意味的。

于东北喜剧艺术的研究而言，最典型的莫过于对赵本山现象的阐释。赵本山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娱乐产业网络，创造了一个“笑”的时代，一个让人发笑的时代。“本山时代”正伴随着“低俗门”“黄金门”“移民门”等各类标签走向终结，而一个时代的终结理应是历史的选择，是文化的选择，而不应被各种标签所淹没，无论这个时代曾经怎样的拙劣或是创造过怎样的神话。“本山时代”即将划上句号——从辉煌到衰败，我们不是听闻者，而是亲历者；“赵本山现象”不仅是社会文化的记录，还是社会文化的隐喻，它勾连着中国社会近三十年大众的表情符号和文化的镜像结构。

其实，早在2012年，从赵本山缺席央视春晚的那一刻开始，“本山时代”的神话便开始瓦解。2012年龙年春节即将来临，赵本山突然宣布辞演央视春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各种相关报道铺天盖地，一时间成为龙年春节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这个在央视春晚舞台上稳稳占据了二十多年之久的“桂冠小品王”首次缺席央视春晚（1994年由于客观原因缺席除外），引发大众的各种猜测，其中既有支持与赞同之声，也有反对和表示失落之辞。随后，赵本山辞演央视春晚的话题迅速扩展到社会各界对一系列相关话题的讨论，诸如对央视龙年春晚的各种评判，赵本山之于春晚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与春晚的文化机制，小品的发展前景等。有媒体评价称，2012年央视春晚捧红的最大主角是导演哈文，其次是赵本山。其实，按照央视春晚的审查制度和运作机制，诸多演员都曾遭遇过“被毙”的经历，包括著名小品演员潘长江、巩汉林、郭达、郭冬临等。但唯独赵本山的辞演引起了社会的格外关注，大众都试图在辞演的背后探究更多的玄机和隐秘。而由“辞演”所形成的诸多“画外音”则再一次证明赵本山在主流文化舞台上二十多年的地位与辉煌以及大众对于赵本山的复杂心理需求，这必然使赵本山这样一个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农民身上承载着诸多的社会文化表征。

赵本山虽辞演龙年春晚，但他似乎并未打算退出历史舞台。2011年下半年他的“刘老根会馆”在北京高调开业，一个私人会馆举办的开业庆典堪比中国影视节的颁奖典礼，豪华的明星阵容，享受特殊待遇的“嘉宾专用通道”，使得整个庆典星光璀璨，熠熠生辉，气势逼人。2009年5月“刘老根大舞台”在北京开业，仅两年多的时间赵本山顺利实现了文化产业链在京城扩张。“刘老根大舞台”连锁剧场的陆续落成，不仅是赵本山文化产业的一次次成功突破，对于赵本山而言，恐怕具有更丰富的文化意味。

从以上不难看出对赵本山现象的阐发至少涉及这样几个层面：赵本山与央视春晚之间的关系，“本山二人转”之于大众文化的意义，赵本山的文化产业运作，赵本山在当代文化中的阐释意义等。由此可见，赵本山在当代文化中已绝非一个传统的农民形象，他甚至可以被看作中国社会转型三十年来一个象征性寓言。而当代社会对于赵本山的高度关注和大量阐释，也说明赵本山的身份形象已成为中国当代颇具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从赵本山身上或许可以解读中国当代近三十年来文化的发展和变化，这既是赵本山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丰富性所在，也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所在。

本书将赵本山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或许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挑战性的课题。赵本山的喜剧小品、二人转剧场演出、系列影视剧、文化产业链、本山传媒集团、媒介的相关报道与评论以及社会各方的反响等，汇聚在当代各种文化力量交织的平台之上，构成了“赵本山现象”这样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赵本山现象在二十多年的变化发展中，无不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内涵。赵本山，一个喜剧小品演员，同时又是文化产业中的商人；在主流媒体的舞台上高唱主旋律，却又在“刘老根”的大舞台上进行快活的展演；既表露出小人物的民间生存智慧，将生活的“大快乐”和“小悲伤”熔铸在当代大众的现实生存之中，凸显出极强的平民意识，同时又将这些快乐不断地模式化、技术化，让人在不断重复的笑声中感到越来越乏味与单调。而对赵本山的评价，赞者誉之为“大艺术家”，斥者称之为低俗的杂耍艺人。由此可见，赵本山现象不仅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呈现出多样、混杂和矛盾的力量纠缠，而且赵本山现象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时常提示着现实社会之中那些未经阐释的、模糊的、暧昧的文化象征符号。这既是赵本山现象的魅力所在，也是阐释赵本山现象的意义所在。同时，选择这样一个研究对象也意味着一种挑战。赵本山是一个在当代社会颇具争议的对象，对于赵本山现象社会各方分为“挺赵”和

“倒赵”两大阵营，其立场和观点大相径庭，这恰好又一次证明了这个研究课题意义的丰富性。对任何一个具有极大争议的话题或现象，企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研究者放下诸多“前叙事”和诸种有意或无意的“预设”，面对既有的一切质疑，将赵本山和赵本山现象纳入自己的认知世界和研究视野。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希望能赋予研究对象多么高明的阐释，这样的阐释或许是他人眼中的赵本山和赵本山现象，我们更希望面对这个趣味与挑战并存的研究课题，呈现出我们的认知世界中的赵本山现象。

我们对赵本山现象所包含的“表象群”给予了简要的概括，即赵本山现象至少涵盖赵本山的喜剧小品、二人转剧场演出、系列影视剧、文化产业链、本山传媒集团、媒介的相关报道与评论以及社会各方的反响等。而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其内部无论存在多少复杂的结构性内涵，其形成都与整个时代文化语境的吸纳、整合与构建分不开，赵本山现象当然也不例外。从二人转艺人到“小品王”再到影视产业大亨，最后到“本山时代”的褪去，其间定然包含赵本山同社会各种文化力量之间的磨合、周旋与博弈，以及与各阶层之间现实利益的冲突和商谈。或许我们只有将赵本山现象置于中国近三十年来现实语境之中，并简要梳理社会各文化力量与赵本山现象之间的关联，我们才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这个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化现象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体悟。

赵本山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万众瞩目且值得研究的“现象”，是由于以下诸多因素汇聚的合力所致：

（一）官方推重

这里的“官方”是指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表，其行为方式是由国家制度、政策、法律、惯例等所决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即主导意识形态，是特定时期内在社会主导政治构架中以制度化的方式确证、倡导并传播的意识形态。赵本山在主流文化的舞台上已活跃了二十多年，不仅蝉联“小品王”的桂冠，还成为民族国家认同仪式——“央视春晚”这个舞台上的顶梁柱。赵本山在央视的频频亮相，是官方推重的结果，也是官方认同的重要体现。自赵本山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刘老根1》在央视播出以来，其拍摄的大部分系列影视剧几乎包揽了央视的黄金时段，每部必播，每播必火。这个“造神”的舞台使赵本山的小品成了春晚喜剧小品的“样板”，赵氏影视剧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题召唤下，成为呈现富于时代感的新农民的典型，而作为田间地头自娱自乐的“二人转”也成为民族艺术的代表走出了国门。这不仅让赵本山获得了“农民文化代

言人”的光环与荣耀，同时还赋予了赵本山强大的艺术气势。

（二）精英评述

文化精英群体往往以理性的、审美的、精英主义的立场对大众文化实践表现出审慎、警惕、不屑或冷漠的态度。然而，21世纪以来，文化精英群体却对作为大众文化样本的赵本山现象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从著名学者余秋雨到著名作家王蒙，再到著名评论家王一川、肖鹰、曾庆瑞等，都从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立场对赵本山现象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余秋雨将赵本山誉为“大艺术家”“东方的卓别林”；王蒙认为赵本山进行了一场“农民文化革命”^①；而肖鹰和曾庆瑞则对赵本山部分作品中显现出来的低俗和媚俗进行了批判。更有趣的是，2010年4月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4》在北京举行了研讨会，为一部电视剧举办研讨会本不是一件稀奇的事，然而格外打眼的是这个研讨会的规格颇高，参加会议的单位与个人包括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央电视台、中国曲艺家协会、辽宁省文联以及国内著名学者，阵容蔚为可观。一部电视剧能聚集国内如此众多的知名文化精英共同关注和参与，大有“专家会诊”的气魄，而研讨会上由“雅俗之争”引发“赵曾门事件”^②，现场冲突也是极具意味的。

（三）大众热捧

在一个彰显大众趣味文化的时代，总会有一种力量驱动着大众的那些“剩余能量”，从而满足他们追逐的狂热。赵本山自1990年登上央视的春晚舞台，其小品连续13年获得央视春晚“我最喜爱的电视节目评选”语言类一等奖。主流媒体操办的这一评选活动始终将评选结果与大众的参与直接联系起来，其中既有媒体导向，也有大众认可。在这一过程中，赵本山的小品确实受到当代不少观众的喜爱与追捧，至少可以认为，赵本山蝉联“小品王”是官方与大众合作的结果。而赵本山拍摄的系列影视剧也创下了奇迹般的收视率。央视索福瑞统计的收视率调查报告显示，《刘老根》《乡村爱情故事》《马大帅》等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及地方电视台均创下了较高的收视率。这些数据不一定客观，也不一定全面反映大众的娱乐追求，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大众的审美趣

① 王蒙：《赵本山的“文化革命”》，《读书》，2009年，第4期，第146页。

② 2010年4月，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4》在北京京都信苑宾馆举行了研讨会，赵本山因曾庆瑞教授批评《乡村爱情故事》为“伪现实主义”而冲冠一怒。赵本山一脸霸气，对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说：“不如您自己写个剧本，自己拍一个，如果您拍的那个收视率比这个高，我当时就给您跪下。”赵本山和曾庆瑞彼此的正面冲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后有人将此戏称为“赵曾门事件”。

味。同时，与赵本山及本山传媒集团相关的新闻报道及娱乐视频在网络的点击率相当高，截至2011年9月仅百度贴吧赵本山吧的网帖数量已经多达34万多篇。赵本山的粉丝遍布国内各大知名网络论坛和社区，并亲切地把自己命名为“山楂”。目前与本山传媒集团相关的主要网站，如彪哥网-范伟、小沈阳二人转网、小沈阳官方博客、丫蛋官方博客、沈采飞阳小沈阳官方论坛、本山官方微博、赵本山传媒官网、赵本山搜狐微博、赵本山新浪微博、本山之家等点击率非常高。值得一提的是，赵本山在辽宁、北京等地先后创办的“刘老根大舞台”以二人转的现场演出形式吸引了不少观众，场场爆满。

（四）媒介聚焦

20世纪末期以来，以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已空前深入地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不仅通过所传播的信息内容改变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而且还通过自身的传媒形式塑造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具体方式，甚至于人类感知和体验世界的模式。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其多元化发展、娱乐化进程以及互动性的媒介生活方式已然在消费社会中日趋成熟。赵本山现象的形成与发展，大众传播媒介不仅参与其中，而且成为这个过程的主要推动者。当媒介成为大众生存的一部分时，大众媒介对人们头脑中“象征现实”的巨大建构能力已经超乎人们的想象，整个庞大的传媒体系就是一架明星生产的大机器，大众传媒通过制造各种符号来勾勒当代社会的明星形象。关于“赵家班”的各类新闻总会在第一时间占据大众传媒的显要位置，尤其是近几年，每逢春晚前夕，赵本山及其弟子的各类新闻都会成为媒介关注的焦点，并开辟有关“赵本山上春晚”的专栏。“本山辞演龙年春晚”“刘老根会馆开业”“《乡村爱情故事4》研讨会”“《乡村爱情故事》遭《人民日报》批判”“赵本山购买飞机”“小沈阳离婚风波”“小沈阳单飞风波”以及《环球人物》杂志对赵本山的长篇专访报道等，从中均可看出赵本山及其弟子已成为媒介热捧的对象和传媒制造的娱乐明星，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已成为媒介关注的焦点。而一个十分有趣又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大众传媒对赵本山及赵本山现象的争相报道中，常常冠以这样一些“吸睛”的媒体话语作为表述的核心内容，如“炕头富豪欲做国际娱乐大亨”“‘没文化’的商界佼佼者”“一个娱乐王国的浮现”等，这样的文字不仅能触动大众敏锐的文化嗅觉，而且也构成了当代文化现状若隐若现的一个真实的注脚。大众传播媒介将赵本山及赵本山现象推向了社会的中心，并调动媒介手段将其分割为一个个饶有趣味的

事件，以极富冲击力的传媒话语制造了诸如雅俗文化之争、身份与阶层、文化与市场等极具冲突性的话题，从而让赵本山及本山传媒集团的文化地位和商业地位成为大众关注的一部分。

（五）商业地位

在商业与文化的联姻中，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得文化产业拥有了自我扩张的内在动力和势头。身为喜剧小品演员的赵本山不仅看到了发展文化产业会带来巨大利润，而且也抢占到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最佳时机和市场，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他已成为目前国内文化产业市场的大股东之一。赵本山是否是一位成功的喜剧演员，这是需要以艺术审美的标准加以评判与衡量的，但赵本山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这是不容置疑的。他的商业价值、个人资产以及收入恐怕是公众难以想象的。2002年，赵本山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刘老根》播出后，赢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和较大的电视市场份额。循着文化产业发展和建构的规则与逻辑，赵本山在十年间已经完全打开了喜剧的电视市场，十几部系列影视剧不断推出，并成立了影视传媒集团，走上了文化产业化的道路。本山传媒目前有剧场连锁经营、影视剧拍摄、电视文艺栏目、影视主题乐园、文化旅游、餐饮高档消费会馆、艺术教育等多种主营产品。这些项目之间互相依托，互相支撑，形成了资本的良性互动与转换。其中，赵本山在2008年投资兴建的本山传媒基地实现影视拍摄、休闲娱乐和文化教育的综合经营，其市值估价达7亿元，是目前赵本山整个文化产业链中含“金”量最高的一个^①。2005年，美国《福布斯》杂志统计，赵本山年收入为1300万元人民币。实际上，赵本山的收入远不止这个数目。赵本山在2008年的年收入超过1亿元。2009年，赵本山斥资2亿元购买飞机，媒介保守估计赵本山身价近10亿元，被看作中国文化界首富。

官方的推重与引导、精英的关注与评价、媒介的追捧与大众的认同，共同促成赵本山今天的商业价值和文化地位。通过对赵本山现象与社会各文化力量之间关联的简要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赵本山从黑土地上的东北农民艺人，到成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中国当代娱乐文化界的风云人物，其几十年间的传奇变化和发展历程，已浓缩为当代文化的一面镜子，多层次地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大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倾向、心理状况以及深层的精神需求。这也是中国当代社会人文思想和道德风尚不断变化的历史轨迹。

^① 毛学麟：《“转”大产业链》，《新财富》，2009年，第3期。

同时也让我们依稀看到在特定社会语境下各种文化力量之间的巨大张力所建构的不同文化景观，赋予了当代文化饶有趣味的意义和思考。

二、言说语境与问题提出

赵本山现象作为当代社会一个典型的文化现象，必然有其形成的现实语境。而言说语境的确认也是论述和思考的前提。本书将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作为观照赵本山现象的语境前提，在对语境的简要概括中希望获得对当代社会文化更多的思考。

（一）言说的语境

大众文化语境是赵本山现象得以存在的宏观文化语境，也是言说赵本山现象必须面对的现实语境。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转型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种转型也呈现出向深处发展的态势。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以经济为中心、依靠经济手段推动现代化的阶段。“中国文化的主流突然离开了‘五四’以来近百年的思想、美学和文化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控制权被金钱化、资本化，创造、风格、艺术被策划、工艺操作所替代，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① 在市场逻辑的操控和主导下，文化艺术成为极具商品属性的文化产品，艺术审美的世俗化浪潮开始蔓延，当代文化迅速进入自身的转型和现实重构之中，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赵本山现象的形成正是依赖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语境，世俗的审美倾向和琐碎的日常化叙事使赵本山能将浸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散发泥土之气的乡间笑声带上受国人瞩目的央视春晚，并在瞬间博得电视观众的满堂彩，而商业和市场的操控也将赵本山的文化产业推向了巅峰。赵本山现象形成于大众文化的语境之中，但如果就此将赵本山现象仅仅归于当代文化工业的某种实践或许过于简单化了，毕竟中国现实语境中的大众文化并不完全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利益的合谋，它有其自身的发展方向 and 特征，既有对民间生活经验和文化心理的遵从，又有对通俗与消费的依赖。这就决定了赵本山现象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既有文化工业的商业特性，又透出特有的民间底色。因此，赵本山现象才显示出与“超级女声”等大众文化现象完全不同的特质，也正因为赵本山现象有这样一层民间

^① 尹鸿：《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78页。

的底色，它才会以暧昧和模糊的文化意味让我们陷入迷思。

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传媒时代接踵而来。大众传媒不仅为人们提供各种信息资源，同时也不断建构着大众的常识，影响人们对善良与邪恶、美好与丑陋、真实与虚假的认识，甚至也建构着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大众传媒通过高度发达的技术手段，以影音化的特殊效果突出和强调影像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和同一性。当代大众的审美趣味、娱乐追求，社会的文化观念，各种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都离不开大众传媒的生产、构建和传播。传播媒介已经嵌入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内化为人类主要的生存方式之一。同时，大众传媒不仅能够相对独立地发挥社会影响力，而且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权力，社会系统中其他社会集团、组织都需借助或利用大众传媒对社会文化现象施加各种影响。赵本山现象的形成离不开大众传媒各种意义的生产与传播。一方面由于大众传媒已经成为赵本山现象最表层、最直接、最显现的物象呈现手段，赵本山的喜剧小品、系列影视剧、媒介评论、媒介事件等均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它对赵本山现象的生成和发展起到了其他社会力量难以替代的作用。那么，这样的文化现象必然会包含媒介特有的文化力量，并因此而成为赵本山现象文化内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由于深入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必然连缀不同社会层面的文化力量。因此，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与社会其他力量之间的对峙、博弈、顺从、互利的过程与结果以各种微妙的方式渗透在赵本山现象之中。而大众传媒也以其特有的话语权力不断生产和建构着关于赵本山现象的各种社会象征意义，对赵本山现象内在的文化逻辑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从而实现了大众传媒的社会修辞意义。

（二）问题的提出

当代社会中，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现实语境的复杂性为赵本山现象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种解读空间，本书对赵本山现象的阐释包含这样三个层面的对象：

第一，赵本山。赵本山作为这一文化现象的主体，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个体，但赵本山早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喜剧小品演员。他如今的身份变得复杂又暧昧，他既是农民又是市民，既是演员又是商人，既是明星又是普通人。凸显的“农民性”让他顺利地登上了主导文化的舞台，暧昧的身份又使得他成为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并都能进行自我比照的“普通人”。本书正是通过考察赵本山作为个体的身份变化、地缘、秉性、生活变迁、艺术气质和文化心理等，分析赵本山

的文化观念和思想变化是如何表征着社会转型以来的中国大众在社会变革中的文化诉求，以及赵本山在多重身份的互动中与其建构的农民想象发生了怎样的关联，关联之中连缀着赵本山作为社会个体的哪些特质。

第二，赵本山现象。由赵本山的喜剧小品、二人转剧场演出、系列影视剧、文化产业链、本山传媒集团、媒介的相关报道与评论以及社会各方的反响等在当代各种文化力量交织的平台之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通过对这个集合体中的相关文本予以解读，在历史和现实的纵横交错中探讨各文本丰富的文化象征内涵。同时，通过对集合体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的考察，进一步发掘在多重文化空间的相互融合与碰撞中形成了哪些以符号与象征形式存在的社会文化力量，它们在赵本山现象中所处的位置如何，它们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现象之中，这些或隐或显的力量其“隐”和“显”的可能与限度何在，这些复杂的力量之间通过一种怎样的交往与协商使赵本山现象成为当代文化的景观化存在。

第三，以赵本山现象为参照而逐渐浮现出来的当代文化语境中值得关注的“现象群”和一系列问题。我们关注的问题有：赵本山在什么意义上被看作中国当代文化的象征符号？赵本山现象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发展之间有何关联？赵本山现象提示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实践中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赵本山的“快乐生产”在当代大众娱乐潮流中有何典型性与特殊性？它是如何显示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时交融的文化混杂时代的尴尬和无奈？赵本山现象和作为大众文化样本的“超级女声现象”在大众文化实践上有怎样的差异性？赵本山和“农民草根”王宝强两者的符号象征意义分别是什么？作为娱乐搞笑形式的赵本山现象、郭德纲现象和周立波现象三者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它们的差异又阐释了怎样的社会意义？娱乐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娱乐的文化功能？该如何应对娱乐导致的文化危机？

正是带着如上所述的文化思考与文化焦虑，本书以赵本山现象为研究个案，以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为发生背景和言说语境，考察中国当代文化景观的独特性与复杂性。这不仅可以及时把握由语境的变化给当代文化注入的某些异质性特征，为研究当代文化现象提供客观可靠的现实依据，而且将赵本山现象置于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力量场域中考察，将隐而不显、为人忽视的各种符号与象征的相互作用凸显出来，可以最大限度地揭示赵本山现象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为当代文化诸多“现象群”的研究和描绘当代文化的全貌提供一

个有效的参照视角，为整个中国当代文化选择与发展问题的深刻思考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希望在赋予自己生命体验与生活热情的研究与写作中，继续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认识世界，重新发现那些曾被我们自己遮蔽的意义和价值。